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 第八集 小说集六

巴 金序

ZHONGGUO XINWENXUE DAXI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八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5986

965986

In 20 Volumes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1937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EDITOR

VOLUME 6

Book Eight: FICTION

Prefaced by Ba Ji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1984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第八集 小说集六

巴 金序

编辑、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375 插页 6 字数 543,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书号： 10078·3512 定价：4.80元

小说集六

长篇卷

巴金序

1957.11.19

目 录

倪焕之	叶绍钧 (1)
关于《倪焕之》	夏丏尊 (3)
读《倪焕之》	茅 盾 (274)
作者自记	(280)
子夜	茅 盾 (283)
后 记	(777)

倪焕之

叶绍钧

叶绍钧即叶圣陶。《倪焕之》，原载《教育杂志》二十卷第一号（1928年1月）至二十卷第十二号（1928年12月）。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书采用此版本。

关于《倪焕之》

圣陶以从《教育杂志》上拆订的《倪焕之》见示，叫我为之校读并写些甚么在上面。

圣陶的小说，我所读过的原不甚多，但至少三分之一是过目了的。记得大部分是短篇，题材最多的是关于儿童及家庭的琐事。这次却居然以如此的广大的事象为题材写如此的长篇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倪焕之》实是划一时代的東西。

题材的琐屑与广大，在纯粹的艺术的见地看来，原是不成问题的，艺术的生命不在题材的大小上，而在表现的确度上。文艺彻头彻尾是表现的事。最要紧的是时代与空气的表现。经过五四、五卅一直到这次的革命，这十数年是中國历史上空前的大时代，我们游泳于这大时代的空气之中，甜酸苦辣，虽因人因时不同，而且也许和实际的甜酸苦辣的味觉一样是说不明白的东西，一种特别的情味，是受到了的，谁也无法避免这命定地时代空气的口味。照理在文艺作品上随处都能尝得出这情味来，文艺作品至少也要如此才觉得亲切有味。可是合乎这资格的文艺创作，却不多见。所见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恋爱谈，或宣传品式的纯概念的革命论而已。在这样的国内文艺界里，突然见了全力描写时代的《倪焕之》，真足使人眼光为之一新。故《倪焕之》

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一时代的东西，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说是可以划一时代的东西。

《倪焕之》中所描写的，是五四前后到最近革命十余年间中流社会知识阶级思想行动变迁的径路，其中重要的有革命的倪焕之、王乐山，有土豪劣绅的蒋士镛，有不管闲事的金树伯，有怯弱的空想家蒋冰如，女性则有小姐太太式的金佩璋与崭新的密司殷。作者叫这许多人来在舞台上扮演十余年来的世态人情，复于其旁放射各时期特有的彩光，于其背后悬上各时期特有的背景，于是十余年来中国的教育界的状况，乡村都会的情形，家庭的风波，革命前后的动摇，遂如实在纸上现出，一切都逼真，一切都活跃有生气。使我们读了但觉得其中的人物，都是旧识者或竟是自己，其中的行动言语，都是曾闻到见到过的或竟是自己的行动言语。

评价一篇小说，不该因了题材来定区别。因《倪焕之》中写着教育的事，说它是教育小说，原不妥当，因《倪焕之》中写着革命的事，就说它是革命小说，也同样地不妥当。至于因主人公倪焕之的革命见解不澈底，就说这小说无价值，更不妥当。作家所描写的是事实，责任但在表现的确否。事实如此，有甚么话可说呢？作者似深知道了这些，在《倪焕之》中，通常的所谓事实的有价值与无价值不曾歧视，至少在笔端是不分高下的。试看，他描写乡村间的灯会的情况，用力不亚于描写南京路上的惨案，和革命当时的盛况。《倪焕之》虽取着革命的题材，而不流于浅薄的宣传的作物者，其故在此。

只要与作者相识的，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中心热烈而表面冷静默然寡言笑的人吧。中心热烈，表面冷静，这貌似矛盾的二重性格是文艺创作上重要素地，因为要热烈才会有创作的动因，要

冷静才能看得清一切。《倪焕之》的成功，大半是作者这性格使然，就是这性格的流露，“文如其人”，这句旧话原是对的。

关于《倪焕之》，茅盾君曾写过长篇的评论，我的话也原可就此告结束了。不过，作者曾要求我指出作中的疵病，而且要求得很诚切，我为作者的虚心所动，于第一次阅读时，在文字上也曾不客气地贡献过一二小意见，作者皆欣然承诺，在改排时修改过了。此外，茅盾君所指摘的各节也是我所同感的。这回就重排的清样重读，觉得尚有可商量的地方，索性提了出来，供作者和读者的参考。

如前所说，文艺彻头彻尾是表现的事。所谓表现者，意思就是要具体地描写，一切抽象的叙述和疏说，是不但无益于表现而反足使表现的全体受害的。作者在作中，随处有可令人佩服的描写，很收着表现的效果。随举数例来看：

“焕之抢着铺叠被褥，被褥新浆洗，带着太阳光的甘味，嗅到时刻立刻想起为这些事辛劳的母亲，当晚一定要写封信给她。”（第五六页）

“在初明的昏黄的电灯光下，他们两个各自把着一个酒壶，谈了一阵，便端起酒杯呷一口。话题当然脱不了近局；攻战的情势，民众的向背，在叙述中间夹杂着议论地谈说着。随后焕之讲到了在这地方努力的人，感情渐趋兴奋；虽然声音并不高，却个个字挟着活跃的力，象平静的小溪涧中，喷溢着一股滚烫的沸泉。”（第三四二页）

前者写游子初到任地的光景，后者写革命军快到时党人与其旧友在酒楼上谈话的情形，都很具体地有生气。诸如此类的

例，一拾即是。读者可以随处自己发见这类有效果的描写。无论在作者的作品之中，无论在当代文坛上作品之中，《倪焕之》恐怕要推为描写力最旺盛的一篇了吧。

但如果许我吹毛求疵的话，则有数处却仍流于空泛的疏说的。例如：第四〇一页中，写倪焕之感到幻灭了，每日跑酒肆的时候：

“这就皈依到酒的座下来。酒，欢快的人因了它更增欢快，寻常的人因了它得到消遣，而烦闷的人也可以因了它接近安慰与奋兴的道路。”

这种文字，我以为是等于蛇足的东西，不十分会有表现的效果的。最甚的是第二十章。这章述“五四”后思想界的大势，几乎全体是抽象的疏说，觉得于全体甚不调和。不知作者以为何如？

我的指摘，只是我个人的僻见，即使作者和读者都承认，也只是表现的技巧上的小问题。至于《倪焕之》是决不会因此减损其价值的。《倪焕之》实不愧茅盾君所称的“扛鼎”的工作。

十八年八月 丕尊书于沪寓。

—

吴淞江上，天色完全黑了，浓云重叠，两岸田亩及疏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里。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西南风一阵阵卷过来涌过来，把落尽了叶的杈丫的树枝吹动，望去象深黑的鬼影，披散着蓬乱的头发。

江面只有一条低篷船，向南行驶。正是逆风，船唇响着汨汨的水声。后艄两支橹，分在两边，年青的农家夫妇两个摇右边的一支，四十左右一个驼背摇左边的。天气很冷，他们摇橹的手都有棉手笼裹着。大家侧转些头，眼光从篷顶直望黑暗的前程；手里的橹不象风平浪静时来得轻松，每一扳动须用一个肩头望前一掬，一条腿往下一顿，取以助势；急风吹来，紧紧裹着头面，更从衣领往里钻，周遍贴着前胸后背。他们一声不响，只鼻管里粗暴地透着气。

舱里小桌子上却点着一支红烛，风从前头板门缝钻进来，火焰时时象落花瓣一样簪下来，因此烛身积了好些烛泪。这红烛的黄光，照见舱里的一切。靠后壁平铺的板上，叠着被褥，一个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面。他虽然生长在水乡，却似乎犯着先天的晕船病，只消踏上船头，船身晃了几晃，便觉胃里作泛，头脑也昏晕起来。这一回又碰到逆风，下午一点钟上船时便横了下来，

直到现在,还不曾坐起过。躺着,自然不觉得什么;近视眼悠闲地略微闭上,一支卷烟斜插在嘴角里,一缕青烟只从点着的一头袅袅起,可见他并不在那里吸。他的两颐有点瘦削,冻得发红,端正的鼻子,不浓不淡的眉毛,中间加上一副椭圆金丝边眼镜,这就颇有青年绅士的风度。

在板床前面,一手倚着小桌子坐的,是一个更为年轻的青年。他清湛的眼睛凝视着烛焰,正在想自己的前途。但与其说是想,还不如说朦胧地感觉来得适切。他感觉自己烦闷的生活完全过去了。眼前闷坐在小舱里,行那逆风的水程,就是完篇的结笔。等候着在前头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称心满意的事业,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这些是必然的,犹如今夜虽然是狂风阴霾的天气,但不是明天,便是后天或大后天,总有个笑颜似的可爱的朝晨。

初次经行的生路往往觉得特别长,更兼身体一颠一荡地延续了半天的时光,这坐着的青年不免又感到一阵烦躁;移过眼光望那躺着的同伴问道,“现在应该快到了吧?”虽然烦躁,他的神态依然非常地温和,率真;浓浓的两道眉毛蹙紧了些,这是他惯于多想的表征;饱满的前额承着烛光发亮,散乱而不觉得粗野的头发分披在上面。

“你心焦了,焕之。”那躺着的用两个指头拈着嘴里的卷烟,眼睛慢慢地张开来。“真个不巧,你第一趟走这条路就是逆风。假若是顺风的话,张起满帆来一吹,四点钟就吹到了。现在——”他说到这里,略微仰起身,旋转头来,闭着一只眼,一只眼从舱板缝里往外张,要想辨认那熟识的沿途的标记。但是除了沿岸几株深黑的树影外,只有昏暗一片。他便敲着与后艄相隔的板门问道:“阿土,陶村过了么?”

“刚刚过哩。”后躺那青年农人回答，声音里似乎辨得出他与猛烈的西南风奋斗的那种忍耐力。

“唔，陶村过了，还有六里路，至多点半钟可以到了。”那躺着的说着，身子重又躺平，看看手里的卷烟所剩不多，随手灭掉，拉起被头的一角来盖自己的两腿。

“再要点半钟，”焕之望他的同伴的左腕，“现在六点半了吧？到学校要八点了。”

那躺着的举起左腕来端相，又凑到耳朵旁听了听，说道：“现在六点半过七分。”

“那末，到学校时，恐怕蒋先生已经回去了。”

“我想不会的。他知道今天是逆风，一定在校里等着你。他想着你急切呢！今天我去接你，也为他催促的缘故。不然，等明天息了风去不好么？”

焕之有点激动，讷讷然说：“树伯，我只怕将来会使他失望。不过我愿意尽心竭力服务，为他的好意，也为自己的兴趣。”

“你们两个颇有点相象。”树伯斜睨着焕之说。

“什么？你说的是——”

“我说你们两个都欢喜理想，这一点颇相象。”

“这由于干的都是教育事业的缘故。譬如木匠，做一张桌子椅子的，用不到理想；或者是泥水匠，他砌墙头只消把一块一块砖头叠上去，也用不到理想。教育事业是要养成‘人’的，——‘人’应该把他养成怎样？‘人’应该怎样把他养成？——这非有理想不可。”焕之清朗地说着，仿佛连带代表了蒋先生向一般人宣白。他平时遇见些太不欢喜理想的人，听到他的自以为不很理想的议论，就说他“天马行空”，“远于事实”，这往往使他感到抱了冤屈似的不快。现在树伯提起了理想的话，虽不是鄙夷他，

不禁也说了以上的辩解的话。

“老蒋大约也是这同一个意思。”树伯闭了闭眼，继续说，“所以我曾经告诉你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见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

“你记得他这篇文章里怎样说的？”焕之的眼里现着热望的光。

“他起先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习’，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啊！记不清楚，二十多张稿纸呢。反正他要请各教员看，尤其巴望先得你的商酌，等一会一登岸，你一定立刻拿着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纸了。”

“有这样热心的人！”焕之感服地说。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举止，性格，癖好，一时复入于沈思；似乎把捉到一些了，但立即觉得完全茫然。然而无论如何，点半钟之后，就将会见这悬拟的人的实体；这样想时，不免欣慰而且兴奋。

风似乎更大了，船头汨汨的水声带着呜咽的调子；烛焰只往下蹿，烛泪直淌，堆在锡烛台的底盘里；船身摇荡也更为利害，这见得后艄的三个人格外在那里用力。

树伯把两腿蜷起一点，更把盖着的被头角掀了一掀，耸耸肩说：“事情往往不能预料。早先你当了小学教员，不是常常写信给我，说这是人间唯一乏味事，能得早日脱离为幸么？”

“唔，是的。”焕之安顿了心头的欣慰与兴奋，郑重地答应。

“到现在，相隔不过一二年，你却说教育里头有最好的趣味，情愿把它作终身事业了。”

“似乎曾给你写信过，”焕之现出得意的笑容，“我后来遇到一个同事，他那种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一切，只知为儿童服务，只知往儿童的世界钻去的精神。啊！我说不来，我唯有佩服，唯有

羡慕。”

“他便把你厌恶教育事业的心思改变过来了？”

“当然改变过来了。不论什么事情，当机的触发本不必特别重大；譬如我欢喜看看哲学的书，只因为当初曾经用三个铜子从地摊上买了一本《希腊三大哲学家》，我又向往社会主义，只因为前五年报纸上登载一篇讲英国社会党工党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刚刚被我看见了。这一个同事给我的就是个触发。我想：我何必再从别的地方去寻充实满意的生活呢？这个同事就觉得自己生活很充实，很满意，而我正同他一样的当着教员，难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报酬么？能，能，能，我十分地肯定。观念一变，什么都变了，围在身边的学生不复是齷齪可厌的孩子，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复是生趣索然的牢狱。前天离开那些孩子，想到以后不再同他们作伴了，心里着实有点难受。”焕之说到这里，眼皮阖了拢来，追寻那存在记忆里的甘味。

“那是一样的，”树伯微笑说。“那边当教员，这边也当教员；那边有学生，这边也有学生；说不定这边的学生更可爱呢。”

“我也这样想。”焕之坐直了身体，精采地望着前方，似乎透过了中舱头舱的板门，透过了数里浓厚的黑暗，已望见了正去就事的校里的好些学生。

“象蒋先生这样，也是不可多得的。”焕之从未来的学生身上想到他们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个对于教育特别感兴趣欢喜研究的校长蒋先生，于是这样感叹说。他共事的校长曾有三个，认识的校长少说点也有一二十个，那里有对于教育感兴趣的呢，研究自然更说不上！他们无非只为吃饭，看教职同厘卡司员的位置一个样子。他也相信任教职为换饭吃，但以为除了吃饭还该有点别的；若单为吃饭，就老实去谋充厘卡司员，不该任学校教师。

现在听说这蒋先生，似乎与其他校长大不相同，虽还不曾见面，早引为难得的同志了。

“他没有事做，”树伯说得很淡然。“田，有帐房管着；店，有当手管着；外面去跑，嫌得跋涉；闷坐在家里，等着成胃病；倒不如当个校长，出点主意，把小孩子弄着玩。”

焕之看了树伯一眼，他对于“弄着玩”三个字颇觉不满，心想树伯家居四五年，不做什么，竟成玩世的态度了。当年同学时，有所见就直说出来，这习惯依然存在，便说：“你怎么说玩？教育事业是玩么？”

“哈哈！你这样认真，”树伯狡笑说。“字眼不同罢了，你们说研究，说服务，我说玩，实际还不是一个样？——老蒋若换处了我的地位，他决不当什么校长了。你想，我家里琐琐屑屑的事都要管，几亩田的田租也得磨细了心来收，还有闲空功夫干别的事情么？”

树伯说这一句时，焕之觉得他突然成了中年人了，老练，精明，世俗，完全深刻在眉宇之间。

“老蒋他还有一点儿私心。”树伯又低声说。

“什么？”焕之惊异地问。

“他有两个儿子，他要把他们教得非常之好。别人办的学校不中他的意；自己当了校长，一切都可以如意排布，两个儿子就便宜了。”

“这算不得私心，”焕之这才松了一口气说。“便宜了自己的儿子，同时也便宜人家的儿子。从实际说，不论何种公益事里边都含着这样的私心；不过私了自己，同时也私别人，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

“我也不是说老蒋坏，”树伯辩解说。“我不过告诉你事实，他